

烟火人间

石榴树下

■赵盛基

送大孙子去上读写课外班,路过一小区,一棵高大的石榴树探出栅栏围墙,叶子像刷了漆、打了蜡,浓浓的墨绿闪着亮亮的光。枝叶间,数十个即将成熟的石榴黄里透红,饱满圆润。微风吹拂,随风摇曳,十分可爱,满树的绿叶都为它喝彩。

树上传来了声,循声找寻,就是不得见,浓密的叶子将它隐藏得很严实。或许,它只甘心甘愿默默无闻地为石榴唱赞歌吧。

石榴树下,十几个婴幼儿把我的视线从树上拉到树下。树荫下,小宝贝们有的在爬行,有的在挖泥土,有的坐在婴儿车里吸吮着奶嘴……一张张天真的脸很讨人喜欢。

在孩子们的身前身后,是他们的看护人,大都是头发花白甚至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。他们的视线一刻不离孩子,时不时为孩子擦拭流出的口水、弄脏的小手,时不时打开水壶盖让孩子喝几口水。他们似乎没有停歇的时候,但他们的脸却像熟透裂开的石榴,堆满了发自内心的疲倦的笑容。

我问大孙子:“这满树的石榴像什么?”大孙子脱口而出:“像点上蜡烛的小灯笼。”说完,他问我:“爷爷,我写作文时能把石榴树下这些小家伙比作树上圆鼓鼓的石榴吗?”大孙子问得好,

是个很好的比喻,我当即说:“可以啊!宝宝们像石榴一样,从一朵朵小花,慢慢长大,越来越可爱。”大孙子“哦”了一声,似有所思。

我反问大孙子:“石榴为什么会长得越来越饱满、越来越好?”大孙子答道:“是树根给石榴提供了水分和养分,是树叶的光合作用给石榴提供了能量。”我说:“非常正确。”然后接着问:“你刚才把宝宝比作石榴,很恰当。你再比喻一下,把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以及许许多多给予赞歌和呵护的人比作什么?”大孙子果断回答:“比作树叶和树根。”

大孙子的回答我很满意,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粒果实,有谁能离得开根和叶呢?



绿意盎然

李荣鑫/摄

苔痕承露

听见

■蔡亚璇

“老师,节日快乐!”

电话那头的声音裹着千里之外的暖意,瞬间漫过心头。这声问候,来自我曾支教的学校,是学生跨越山海的惦念,也让“师恩”二字,在寻常日子里有了具象的温度。

“师恩”二字,有很多画面可以诠释。或是杜甫笔下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的悄然滋养,或是郑燮诗中“新竹高于旧竹枝,全凭老干为扶持”的倾力托举。它藏着为师者伏案的灯火,也盛着尊者者一句“老师好”的实诚。

何以师恩?在一次西北采风活动中,周老师,一位退休教师,给了我最动人的答案。那天,听闻我来自闽南,周老师便急切地向我打听:“你不认识晋江的林老师?20世纪50年代来盐池一中教数学的。”一番闲聊得知,20世纪50年代,林老师响应号召赴宁夏盐池一中任教,成了周老师的初中恩师。那时正是粮荒年月,二两蒸黄米饭兑上暖壶开水,熬成照见人影的稀汤,便是一天的口粮。寒冬,教室里没有暖气,墨水瓶常冻得炸开。可林老师每次裹着蓝色棉大衣进教室,没讲几句就一把甩了外套,挥起三角尺在黑板上画满几何线条,随后慷慨激昂地讲起课。“你真不敢相信,二两黄米饭能撑出那么大的劲!”周老师越讲越激动,“1966年,林老师回了福建,从此断了音信”。周老师告诉我,他已先后委托过好几个福建人打听林老师的下落,均杳无此人。近八十岁的周老师,说起这些时眼眶红得发亮:“哪怕知道点‘蛛丝马迹’,我也安心。”那一刻,我听见了最深沉的惦念——师

恩是刻在骨血里的回声,时隔半个世纪,都听得见。那一刻,我对周老师默默地行着注目礼。“一朝沐杏雨,一生念师恩”已刻入周老师心灵深处的生命印记。

感念师恩,从不止一种模样,不同的时光里,它有着不同的温柔表达。2024年教师节前夕,在石狮新华书店,我邂逅了“童心手作 礼献恩师”活动。彩纸折成的贺卡、毛线织就的小礼物,每一针、每一线,都是最纯粹的敬意。那些细碎的折纸声,毛线穿过针眼的轻响,都是孩童对师者最稚嫩的礼赞。

去年的教师节,在泉州市尊师重教座谈会上,有一位乡村教师的讲述,让我深切体悟到什么质朴的村风。从她的分享中,我听见,村里人对教师的敬重糅进了日常的关切里。“礼赞教师”活动上的一幕,更成了这一年教师节难忘的定格。有这样一细节:由“教育世家”的第一代成员将题着“教书育人”的卷轴传给第二代和第三代从教成员。卷轴接过的刹那,纸张轻响的,是三代人对讲台的坚守,是教育精神的无声接力,更是对尊师重道最庄重的致敬。声声讲述与独特的仪式里,我听见了泉州教育人最绵长的传承。

师恩,从不是单向奔赴。为师者,把自己化作光,照亮学生的前行路;尊师者,把这束光揣进心里,又焕发新的光,照亮新的路。电话里的问候,周老师红着眼的惦念,折纸的窸窣、卷轴展开的轻响,尊师重教的和声,是师恩的回音,它穿越岁月依然鲜活,在教育的长路上,暖暖地漫着。

此间笔墨,皆为致敬!

山河印记

我的书桌右上角,立着个歪颈瓷瓶。米白色瓷身蒙着厚灰,像裹着段不愿触碰的往事。将它翻转,正面几个蓝字扭曲如狰狞的藤蔓,残破的樱花与日军军旗彩徽簌簌掉渣,指尖一碰便沾上层朱红粉末,恰似干涸的血痂;背面,“正义”“尽忠”“报国”三个深凿的字凸得指腹发麻,灰垢嵌在字缝里,指甲抠上去只余沙沙声响。瓶颈歪斜,像被蹂躏的蜡笔头,握在手中时,瓶底豁口硌得掌心生疼,恍若被尖锐的往事骤然刺中。

“你太爷爷那辈的物件哟……”父亲初次指给我看时,拇指蹭过“报国”的棱边,瓷面将他指腹磨得发红,“这是日本清酒瓶,算来有八十多年了。太爷爷当年在永宁街开裁缝铺,这瓶子是他从炸塌的铺子里扒出来的——这些刻痕,该是后来人拿铁钉硬凿的,偏要在鬼子的字上,压咱中国人的气性。”

我举着瓷瓶对光细看,刻痕缝里的积灰让字迹像生了锈的铁钉。那时我尚不懂这些字的含义,只觉蓝字刺眼,像眼里落了麦芒,揉得眼皮发酸,连翻课本都觉恍惚。直到上周去李子芳纪念馆,杨老师拍着卷边的旧册子,册子里的日军水壶也刻着类似蓝字,却没有这般锐手的刻痕,更没有这让人心头“咚咚”直跳的“正义”与“报国”。

“这些字啊……”杨老师翻出1940年永宁古街的照片,骑楼炸得东倒西歪,像被踩碎的瓦罐,“就像强盗在咱家墙上写脏话,可咱偏要在旁边刻下‘报国’,让后人知道——他们再蛮横,也压不住咱中国人的硬骨头!”我盯着照片里蜷在地上的缝纫机,忽然想起父亲的话:太爷爷的“高记成衣铺”就在这片骑楼,门板上红漆“高记”被炸得只剩残红,像淌干的血。而这瓷瓶,是太爷爷在烧焦的布料、断腿的缝纫机旁捡来的,那时“忠义”的刻痕还新,彩绘樱花已被烟火熏成黑疤。

爷爷退休后总在阳台侍弄花草,三角梅爬过防盗网,把阳光扯得细碎,茉莉香漫得楼道都发甜。那天我举着瓷瓶进门,见他正对着张黑白照片发呆,照片边角卷成小波浪,像被风吹皱的纸。“这是你太爷爷……”爷爷用袖口擦拭“正义”的刻痕,瓷面把布蹭出白印,似落了层霜,“他开铺子时总说‘手艺要正,骨头更要硬’。日军来的那天,他正给学堂先生裁新褂子,‘轰隆’一声响,铺子里的布卷烧得卷边,缝纫机铁架炸得散成铁丝团,他手里的剪刀掉在地上,裁了一半的蓝布褂,烧出个黑窟窿,像被野狗啃过!”

时光里的瓷瓶

■高琪淇

我指尖抚过刻痕,指甲嵌进缝里,灰簌簌往下落,触到瓶底豁口时疼得缩手。爷爷卷皮尺的铁环叮当响,像串生锈的钥匙,忽然停了手:“太爷爷捡这瓶子时,‘奉公’的瓷面还没磨花,瓶身沾着块焦黑的布渣,像片干树叶。他揣在怀里带回来,不是想留着喝酒,是瞅着那行蓝字气不过……总念叨:‘留着,让后人看看——鬼子刻的字再凶,也盖不过咱刻的‘报国’!”

从纪念馆回来,我把瓷瓶挪到窗台。夜里月光漫进来,蓝字泛着冷白,“忠义”的棱边映着光,彩绘樱花只剩半朵残红,像快熄灭的火星。我数着瓶底的豁口,那豁口像戳掉了的小牙——父亲说,是太爷爷从碎砖堆里捡它时磕的。原来它真见过铺子被炸时的模样,见过太爷爷蹲在瓦砾里捡皮尺的背影,老人后背弯得像晒蔫的豆角,手攥着瓷瓶,指甲都捏得发白。

“爸……”吃饭时我望着窗台上的瓷瓶,指尖还留着瓷棱的触感,“陈老师博物馆收抗战时期的物件,这瓶子该送过去——让更多人看看,鬼子的字和咱的‘正义’‘报国’,是怎么在瓷上较着劲!”

父亲夹菜的筷子顿在半空,给爷爷递橘子时笑了:“你爷爷咋看?”爷爷咬了口橘子,汁水流到下巴,抬手一抹,沾得胡子发亮:“这主意好!让孩子们知道,有些字刻在瓷上是疤,有些字刻在瓷上是骨头!”

父亲转头摸了摸刻痕,拿起手机对着瓷瓶拍照,灯光下彩绘军旗的朱漆刺得人眼疼,像扎进肉里的针,他点屏幕时指尖微微发颤:“我问问博物馆的人,问明白……咱俩抱着它,送过去。”

窗外的茉莉香混着饭香飘进来,这寻常的安宁,此刻却沉甸甸压在心头——它是太爷爷那代人,在无数个“永宁街”般的废墟上,用血肉和刻进骨子中的“报国”换来的。我望着窗台上的瓷瓶,“正义”的棱边映着月光,彩绘樱花只剩半朵残红。它仿佛在等——等从书桌角落走到博物馆的展柜,让日军的蓝字、中国人的刻痕、残败的樱花,一起把故事说透;有些屈辱的伤疤必须刻骨铭记,有些挺直的骨头注定代代相传。铭记从不是为了咀嚼仇恨,而是为了更懂和平的珍贵;挺直腰杆也不只为告慰先烈,更是为了扛起我们这代人的责任——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,用知识与汗水建设更强大的未来。

指尖再抚过那些棱角,我知道,它们终会在时光里磨平,但太爷爷掌心传来的硬气,早已深深烙进我的血脉。

闽海古韵

夏夜的海

■张族浩

“我们都是时间的旅人,遇见花开,遇见花落,遇见四时皆美的景。”正如这句诗歌所述,作家郁达夫在《故都的秋》中,把北方的秋天写得那么清丽和静穆,令我印象深刻。于是,我也有了写了一篇《夏夜的海》的萌动。

每年夏天,孩子放假了,趁着周末空闲,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前往海边游玩。蓝蓝泉州湾,海岸线漫长,沿途拥有众多美丽的沙滩,比如:玉沙湾、月亮湾、青山湾、西沙湾、黄金海岸、红塔湾等等,这给了我们丰富的选择和惬意的体验,就冲着这一点,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何其有幸!

夏日炎炎,选择前往海边游玩的时机很关键。白天户外暴晒,阳光紫外线毒辣,沙滩热得冒烟,即使不晒伤,也容易晒黑,最好下午五六点时候抵达滨海,方是消暑之道。

盛夏白天时间长,到了傍晚时分,阳光已经不再强烈,但海边的天空依然明亮。

眼前的碧海蓝天,犹如我们此时的心,平静,坦荡。在我看来,南方的海是温柔和旖旎的,北方的海却是“东临碣石以观沧海”的慷慨苍凉。或许,这也正如“塞北秋风烈马,杏花春雨江南”的区别吧。

伴随着夕阳缓缓下降,美丽的晚霞光芒四射,开始映照海面天空,风景绝美。此时此刻,海边的人们是幸福的,纷纷拿出手机拍照,收藏这壮丽的海波霞光。

“快看,天空中的那一大片云,好像一条超大的鲸鱼啊!”我顺着儿子手指的方向,定睛一看,不由得赞叹孩子们特有的洞察力与想象力,轮廓确实像极了鲸鱼,原来海上的云朵都带着海洋生物的元素呢。

随后,我们欢呼雀跃地踏上一片开阔的沙滩。整个沙滩,铺满天然的白沙,呈现一个巨大的半月形,白色的

浪潮不断奔涌着,沙滩上人潮涌动,人们衣服五颜六色,远看仿佛一条锦绣的彩带。

远处,一些活泼的少年,在沙滩上放着风筝,风筝借助海风扶摇直上,飞得又高又远;近处,几个顽皮的孩童,在使劲吹着彩色泡泡,一阵海风吹过,大小不一的泡泡,随风奔跑飘得老远。

夜幕降临,浪花的奔腾声,人们的欢笑声,海岸商业的DJ音乐声,骑行沙滩摩托的尖叫声,璀璨烟火冲天绽放的爆炸声……逐渐交汇响起,但在辽阔的海洋背景下,却并不感到喧闹,反而帮人们驱散了暗夜的孤寂,多了一份安心和温暖。

入夜时分,吹来更多的海风,带着海洋的气息,还有充足的负氧离子,轻抚着海边的人们,柔发飘舞,体感舒适。夏夜的海,这时徐徐地拉开了她神秘的序幕,如水一般温柔、细腻,带着它的温存,安静。

牵着孩子踏浪归来,浸泡了海水的脚丫,依然清凉感十足。我们回到干爽的沙滩上,铺上一块地垫毯子,席地而坐,掏出一盏小灯增加照明,摆开一些自带的奶茶饮料、西瓜水果和美食等,大家尽情享受起来。孩子吃得很开心,笑言这真像一次户外野营,全家人都表示赞同。

夏夜的海滩,凉风习习,最适合安静地躺在柔软洁净的白沙上,用脚摩挲着细腻的沙粒,仰望一弯新月和满天繁星。这一幕席地的感觉,和躺在北方的绿色大草原上,应该也是各有千秋吧。

“月亮升起了,呵,是多可爱的夜!流水般的月光向着海波倾泻。”在这诗意的夏夜,我起身望向远处的大海,不由得想起诗人拜伦对海洋辽阔无垠的崇高礼赞:“奔腾吧,你深不可测的靛青色的海洋!千万艘船舰在你身上飞驰,痕迹不留!”

一年四季,夏夜的海,最令人陶醉。我愿臣服于海的无涯,风的广袤,愿与日月星辰朝朝暮暮。

张仪古道口缅怀抗日先辈

■林建社

烽火回响

笔者于乙巳年清和月下旬,有幸跟随侨中七四届同学组团到山西,瞻仰历史古迹;后土庙后,秋风楼下,犹感当年汉武帝帝为驱逐外寇,费尽心血国力,为汉民族立足东方,繁衍世界之林,立下不世奇功!曾经七次到此祭祀,封后土庙为皇家祭祀庙宇,并作《秋风辞》:秋风起兮白云飞,草木黄落兮雁南归。兰有秀兮菊有芳,怀佳人兮不能忘。泛楼船兮济汾河,横中流兮扬素波。箫鼓鸣兮发棹歌,欢乐极兮哀情多。少壮几时兮奈老何!后人为了纪念他的不朽功勋,明代建秋风楼于古道上方,成为抵御外辱的民族象征。

在后土庙后秋风楼下,张仪古道口,立着一块石碑,碑文铭记,八路军三大主力,在朱德、邓小平、任弼时、左权等将帅麾下,将士32000多众,于1937年秋,从此东征路过,奔赴抗日前线。蓦然回首,恍惚届时景象眼前,骏

蹄声声,古道秋风萧肃,大雁南飞,群山逶迤峻峭,号角劲吹,华北告危,全国告危;千军万马,风尘仆仆,戎马倥偬,大河怒吼,华岳挥臂;雄师出秦院,劲旅渡洪流,向东,向东;半壁河山沦血海,一轮残月照神州;石磨苦役,犹闻金戈余响;荒台云涌,恍见赤帜曾留。望秋风之楼阙,听黄河之怒吼,望吕梁之铿锵;指太行之嶙峋,眺中条之巍峨。寒旌卷云,映朝日之赫赫;草履健步,踏古道之风尘;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,将士们将生死存亡置之度外,一腔热血,在民族存亡,国家沉沦之际,匹夫有责之忠义召唤下,霜刀裂云,誓清妖孽于海表;铁肩担岳,敢教日月换新辰!小步长征,伴晋山之烟霞;飞熊入帐,取寇首而顿授。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与期望,开始了一系列闻名中外之抗日战役,胜利之余,全国军民、海外爱国侨胞、外国友好人士为之欢欣鼓舞!楚虽三户能

亡秦,况泱泱华夏亿万热血英豪,岂能容忍外寇侵略,倭氛炽烈,禹甸陆沉。关外悲歌,卢沟月沉,漠漠硝烟浓烈,金陵屠城血海。赤县惊飙,哀黎民于涂炭;黄河怒吼,召壮士以同仇!到孰可忍而无可忍之际,义愤填膺,殛血化玉,众志成城,涌现出许多惊天动地、泣鬼神,可歌可泣之绝地反击。硝烟蔽野,鼓角连营。山河浴血,吕梁鏖兵。东渡黄河斩敌时,平型关下史青垂。百团雄旅困倭寇,灭毁阳明堡上奇。或喋血关隘荒村,孤胆摧其铁甲;或捐躯狼牙绝壁,浩气贯乎长虹。松楸为骨,剑气凌霄,岂惧豺狼之器?河岳作碑,昆仑为证,长铭忠烈之名!血沃寒土,遂滋春来之碧草;魂依故垒,永护秋熟之仓囤。白山黑水质地坚贞,长城内外雄浑气魄,大江南北同仇敌忾,黄河上下众志成城,中条吕梁太行作证,秋风卷地起兮,横扫腐朽贼叶强寇,千万将士,为国捐躯沙场,换得

不易之胜,今后辈犹感钦佩而激扬澎湃!时间匆匆逾八十八春秋,适值抗战凯歌八秩之庆,感慨先辈用血换来和平之不易,后人应加倍珍惜呵护捍卫。秋风楼古道旁,缅怀先辈在民族危难关头,挺进前线舍生忘死,抗击倭寇的光辉业绩,感动天地;胜利旗帜,洒满英豪满腔热血;云霄凯歌,颂尽先贤悲壮英魂!乃举酒临风,凭栏远眺中条、太行,一壶醇厚汾酒,还酹当年英豪将士。岁月荏苒,风云沧桑,八十年秋,一瞬而过,回首抚碑,松涛阵阵,山河依在,恍闻《大刀》之曲,响彻云霄!有感而赋之矣!古道东征途畔忆先辈,秋风楼下,抗日东征路口,致敬当年浴血奋战将士。古道犹闻怒号声,秋风楼下谒征程。硝烟作赋昔今警,将士扬旌天地擎。血沃松楸浮剑气,霜凝鼓角壮戎兵。且看当日河山荡,驰骋沙场任纵横。

心灵驿站

兰花饭店

■乔志兵

兰花饭店,位置较偏,不仔细找很难发现,在红绿灯转角里面,饭店的右边,是空旷的田野,没有人居住,一到天暗下来,就漆黑一片,这更显得兰花饭店“鹤立鸡群”。不过,右边也不是什么都没有,有绿油油的田地,更有高架桥上来往的火车。孩子爱看火车,特别是“呼啦”一声就消失在夜空;妻子也爱看火车,这里有回故乡的路;我也爱看,火车像一拾光,照亮我内心的激动。

起初,并没在意兰花饭店,是自己不乐意在路边摊吃烧烤,就四处找好吃又便宜的饭店,不是妻子看得不满意,就是我感觉卫生堪忧,这一找半个小时就过

去了。突然,路对面不起眼的转角处,灯火通明,孩子手指着那边喊一声:“妈妈看,兰花饭店。”暖风从路对面饭店吹过来,疲惫感瞬间就消失,你闻,田野里飘过来的花香;你听,还有蟋蟀的夜吟,蛤蟆的歌唱。

兰花饭店,迎接我们是老板兼厨师,他拿来菜单,拿来开水和瓜子,饭店没其他客人,这就不用等什么,菜上得也快,老板一个人在服务,亲力亲为的,和家人一样,有求必应。一盘麻辣豆腐,一盘辣椒炒肉吃得精光,连紫菜蛋花汤也喝得空空的,孩子说:“妈妈,我吃得饱。”我们付完钱就走了。

第二次来兰花饭店,店里,有一桌工地搞装潢的师傅,在吆喝着、大笑着。这时,一小女孩子在一旁做作业,她有空就上菜。我们点了,清蒸鲈鱼、酸辣土豆丝、肉末茄子、虎皮青椒,还行,同样的配方,养着我们的胃。孩子抓起上衣,拍拍圆滚滚的肚子,和他妈妈说:“妈妈,你看。”

有了前两次,一家人就对这家饭店念念不忘,但是这也是时隔一年多之后,妻子在其他饭店拿着菜单,谈不上满意,总感觉这些菜“虚头巴脑”的,要不就是价格标得太高。妻子在我耳边悄悄地说:“去兰花饭店。”问我还记得路吗?却让孩子听到,开心地说:“火车旁边的那家饭店,我知道,我带你们去。”

有孩子的带路,是不会错的,很快,我们就到了兰花饭店。一位穿着朴素又清凉的女子,欢迎我们的光临。她漂亮大方,皮肤白皙,甜而话不多,笑而不露齿,想必这是主人翁“闪亮登场”了,她就是兰花,以她命名的饭店。兰花拿来开水和炒熟的大豆,拿来菜单,妻子的手机没电,兰花拿来自己的充电器给妻子用。兰花忙着没时间带小儿子,让他在在一旁写写画画。等了十几分钟,我家这桌上菜,爆炒回锅肉、麻辣牛蛙、青椒肉丝、辣椒炒肥肠,菜上得慢,一家人,吃光一盘菜,再上一盘。也不好催她,中间她忙着给邻座上菜。看来兰花饭店生意好得很,连包间都坐满了。妻子吃了三碗饭,还要吃,孩子也胃口大开,饭菜吃得比在家里都干净。临走时,兰花起身,忙给我们递过来饮料,表示歉意,并说下次欢迎再来。

为何每次来兰花饭店?每次一家人下午去海边游玩,回来太晚,孩子太饿,就在海和家的中间位置,兰花饭店用餐。

在饭店门口,风吹田香,孩子说等几分钟再走,我和妻子知道孩子等什么,我回头看到,兰花的小儿子,画的是列车从田间开过来。孩子突然跳起来,指向高处的铁路桥,急促地说:“妈妈,妈妈快看,火车……好快的火车。”